

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事

# 丰碑

FENGBEI

第三辑

主编 庚新顺  
副主编 黎浩邦



接力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 丰 碑

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事

第三辑



出版人 李元君

接力出版社出版

(地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3.125 字数:70 千字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32-440-6/G·291 定价: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如发现画面  
模糊,字迹不清,断笔缺画,严重重影等疑似盗版图书,请  
拨打有奖举报电话。 电话:0771-5849336 5849378



## 编者的话

我们广西，美丽而神奇。数千年来，聚居在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灿烂的历史和多姿多彩的文化。我们的各族人民，不但特别能吃苦耐劳，同时，更具宽阔的胸怀、包容的性格、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世代和睦相处，而国难当头，都会挺身而出，舍生取义，或抵御外侮，或抗击腐败没落的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面对血与火的洗礼，他们毫无惧色，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在祖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建设中，他们一如既往，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可歌可泣。广西各族人民的这些精神，已深深融汇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激励各族人民为振兴八桂、振兴中华奋斗，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近年来命名了六十三处自治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爱国教育基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我们组织作家，撷取其中部分精华，用故事的形式描述，汇编成《丰碑——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事》。

《丰碑——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事》以史为据，力求形式生动活泼，设置的《故事罐》和《知识窗》等栏目，互为表里，目的是使读者既能在轻松快乐的阅读中得到精神





## 丰碑

的熏陶、思想的升华，又能较全面地了解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包含的丰富感人的历史文化。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爱国教育。一个人，只有热爱自己的祖国，才能为之努力，为之奋斗。大家都热爱自己的祖国，国家才能日益昌盛，人民才能日益安康。让我们继承先辈的遗志，永远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八桂，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实现强国富民的远大目标而不息地奋斗。

编 者

二〇〇六年三月于南宁





## 目 录

编者的话 ..... ( 1 )

一、东兰县列宁岩 ..... 鲁 荔( 1 )

二、东兰县烈士陵园 ..... 鲁 荔(13)

三、东兰革命纪念馆 ..... 鲁 荔(24)

四、东兰县魁星楼 ..... 鲁 荔(31)

五、田东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旧址 ..... 鲁 荔(40)

六、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 ..... 鲁 荔(50)

七、百色起义烈士纪念碑园 ..... 鲁 荔(58)

八、百色起义纪念馆 ..... 鲁 荔(66) ☆

九、红七军河池宿营地旧址 ..... 鲁 荔(75) ☆

十、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部旧址 ..... 鲁 荔(82) ☆





## 一、东兰县列宁岩

鲁 荔

列宁岩原名北帝岩，位于广西东兰县武篆镇南4公里处拉甲山的论硬山腰。1898年，当地绅士在岩中设私塾，请先生执教，招富家子弟来读书。1922年，东兰农民领袖韦拔群曾在北帝岩创建“东兰公民会”。1925年，韦拔群、陈伯民等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东兰后，在北帝岩开办了广西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276人。1930年，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将北帝岩命名为列宁岩。  
1962年2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东兰列宁岩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称为“东兰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1978年元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为东兰列宁岩题字“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并于同年将其镌刻在列宁岩洞口上，红底凹字，闪闪发光，熠熠生辉。1995年，列宁岩被列为自治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故事罐

夜，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东兰县武篆区东里屯前的隘口上，“东兰公民会”领导人黄大权、陈守和紧靠在大石块后面，眼睛紧紧盯着隘口下那片狭长的弄场，尽管整个弄场漆黑一片，但他们还是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远方，他们在等待革命组织“东兰公民会”的领头人韦拔群和陈伯民两位大哥。两位大哥去年初前往广州寻求国民革命真理，听说不久前提到了南宁，很快就要回东兰。得到消息后，大家都很高兴，大权与守和干脆每天晚上来到村头隘口迎候，今晚已是第七个晚上了，虽然一直没有接到人，但他们并不灰心，他们坚信，两位大哥一定会很快就回来的。





夜越来越深，大权与守和依然精神十足，眼睛睁得大大的。忽然，在很远很远的前方闪出一点红红的亮光，像一颗星星，闪一下，过一会儿，又闪一下，而且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大权与守和几乎同时惊喜地喊出声来：我们的拔哥回来了！这些年，跟着拔哥搞农民运动，大家都知道，拔哥最善于赶夜路。他有一支小手电筒，但从不一直亮着照路，他说这样容易暴露自己。他只是偶尔让手电筒亮一下，辨一下方向就朝前走。如今，眼前这星光一般的闪亮多熟悉呀，没错！是拔哥回来了。

黄大权说：“守和，走，接拔哥去！”“走！”陈守和应了一声，两人一前一后，迎着那闪亮的星光走去。

近了，近了，他们听到了拔哥那沉稳的脚步声，禁不住轻声唤了起来：“拔哥！”韦拔群、陈伯民也听出了两位乡友的声音，轻轻呼着对方的名字，快步赶了过来。一年多的离别，几百个日日夜夜的牵挂。此刻，四位青年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大权说：“拔哥，可把你们盼回来了。自打你们出门后，大家天天都在想念你们哪！”

拔哥说：“我们也很想念大家，大权、守和，乡亲们都好吗？”

大权说：“前些年，你把‘改造东兰同志会’改成‘东兰公民会’，发展农军，攻克县城后，大土豪大恶霸韦龙甫还有那些军阀官吏，真是又怕又恨，你们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来了，四处清剿，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但大家相信你的话。‘强权虽猛，公理尤刚’，‘兰民必有仰头之日’。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决不向恶势力低头！”

拔哥说：“好极了！走，赶快回去看看大家。”四个人下了隘口，向村里走去。





拔哥和伯民回来了！虽然是深夜，但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前村后，“东兰公民会”的会员们都赶来看望，把拔哥家的堂屋都挤满了。

虽然只有一盏小小的马灯，但大家脸上的喜悦和期盼都看得很清楚。黄大权给拔哥和伯民哥各端上一碗水，说：“两位大哥，这些日子，大家都很想念你们。来，喝口水，跟大家说说外头的形势，说说这回该怎么干！”

拔哥喝了水，放下碗说：“各位乡亲兄弟，拔群和伯民去年初下广州，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了很多革命知识。”他从行包中拿出一摞书，接着说，“大家看，这是《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各国革命史》，这是《苏俄概况》，还有《经济学常识》。此外，我们还学习军事知识，进行军事操练，学唱革命歌曲，上街游行宣传。这次回来，我们还是以东兰为基地，继续开展农民运动，我们要像广州那样，成立农民协会，办农民讲习所，大家一起学习革命道理，学习武装斗争，学习文化知识，掌握斗争的本领，这样才能把国民革命运动推向前进！”

一直站在拔哥身边的陈守和说：“拔哥，这真是太好了！你给大家领头，我们都跟着干。”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对，我们跟着你干！”

陈伯民说：“一路上，拔哥都在考虑回来建立农会办农民讲习所的事。他连地址都想好了。离这里不远的拉甲山的论硬山腰上，不是有个很大的北帝岩吗？拔哥说，几年前他曾经和十几个青年在那里组织革命同盟会。那个岩洞很大，能容纳上千人，而且洞中有洞，在那里办讲习所挺合适。”

“拔哥想得真周全！”



“对，就上北帝岩！”

堂屋里，群情踊跃，大家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天亮，好上北帝岩办讲习所。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布置，原先荒凉的北帝岩彻底变了个模样。大家在岩洞口垒了一道石墙，砌了个大门，在岩洞内摆上了板凳，挂上了黑板，黑板上方挂着列宁和孙中山先生的画像，还辟出了办公室、图书室、宿舍区、厨房。韦拔群还亲笔写了几副对联、标语。大门两侧的对联是：“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讲台两旁的是：“土豪劣绅把穷人当盘中餐，劳苦大众将豪绅当枪口靶。”告示牌上的标语简洁而意味深长：“快乐事业，莫如革命！”

1925年9月，东兰县农民讲习所宣告成立。不久，东兰、凤山、奉议、恩隆等11个县各个乡村的276名农运骨干来到北帝岩，第一届农民讲习班就在这里开办了。



## (二) 针锋相对揭阴谋

日头当空，正是武篆镇圩市最热闹的时候。东兰县第一届农讲班的学员阿山领着十几个男女学员到街头做宣传。他们挥动着红红绿绿的小旗，高呼口号：“打倒土豪！打倒列强！”来到圩亭前，阿山跳到一块石头上，指挥学员唱起了《劳动之歌》：“青的山，绿的田，灿烂的山河。美的衣，鲜的食，玲珑的楼阁。谁的工？谁的力？劳动的结果。全世界工农们联合起来啊……”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阿山高声讲起了革命道理：“工农乡友们，田是我们种，布是我们织，可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屋是我们建，可我们住的是茅屋



草棚。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因为土豪劣绅们霸占了山林土地，无休无止地压迫、剥削我们！他们不劳而获，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样的世道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工农大众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恶霸地主！分田分地，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

阿山讲得绘声绘色，大家正听得入迷，忽然，圩市西头一片嘈杂，隐约听见有人惊呼：“抢劫了！抢劫了！农讲所的人抢劫……”阿山不觉一愣：什么？农讲所的人抢劫？他当即中断了宣传，对学员们说：“同学们，怎么会有我们农讲所的人抢劫？走，过去看看！”说着拔腿就跑，十几位学员紧随其后，急急向圩镇西头跑去。只见泰丰米行屋前，密密麻麻地围了一圈人。阿山他们挤进去一看，见米行的几个工人正在围审两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那两个小青年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周身发抖。阿山上前问道：“师傅，这是怎么回事？”一位壮实的师傅气呼呼地指着小青年说：“他们两人冲进门来一人扛起一袋米就走，叫他们给钱，他们说，‘要什么钱？我们是农讲所的，有本事去向我们拔哥要’，边说边跑。我们就追上去把他们给逮住了。”

☆ 阿山一步迈到小青年跟前，威严地说：“你们是农讲所的？抬起头来看看。”小青年半缩着脸，不敢抬头。阿山说：“你们说是农讲所的，我怎么没见过？告诉你们，我天天和农讲所学员在一起，高的矮的我全认得出来，你们别想骗我，说！谁叫你们来抢劫的？”

小青年被阿山的威严震慑了，只得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真相。原来，镇上的恶霸财主龙显云见农讲所天天宣传要清算土豪劣绅，又恨又怕，便收买了几个好吃懒做的小青年，叫他们装作农讲所的学员行劫，想借此毁坏农讲所的声





誉，谁知那几个人做贼心虚，刚出手就被逮住了。

阿山押着这两个小青年去向拔哥报告，拔哥听了，轻轻一笑，说：“我们东兰公民会正想清算龙显云，他倒送上门来了。阿山，带上这两个证人，我们找龙显云算账去。”说着，又附在阿山的耳旁轻声说了几句，阿山点头后，他大手一挥，说：“农友们，我们来个针锋对麦芒，清算龙恶霸去！”

不一会儿，韦拔群领着一百多农民武装包围了龙显云的豪宅，也不知怎么得到消息，龙显云匆匆捡了半袋细软，溜出后门，逃往县府去了。被指派留守宅院的大管家一见这情景，早已魂飞魄散，但仍强装镇定，堆起笑脸开门迎接。韦拔群质问他：“大管家，你们重金雇人扮作农讲所的学员到圩上抢劫，该当何罪？”

大管家说：“拔哥，您说笑吧？这等事，您就是给个豹子胆我们也不敢呀！”

“真的没有？”

“真、真的没有。”大管家吞吞吐吐地说。

韦拔群举手一招，对身后的队伍喊道：“阿山，把人证带上来！”阿山把那两个小青年推到大管家面前，问：“你认得这两个人吗？”大管家眼珠骨碌一转，说：“不认识，不认识！”不等阿山再问，那两个小青年已经怒不可遏：“大管家，你狗吃心肝了？明明是你传龙显云的话，叫我们两个扮作农讲所的学员去米行抢米抢钱，好让大家都恨农讲所，还说抢到的钱米全归我们，另给每人十块大洋做奖赏，怎么转眼就不认人？”

大管家眼看阴谋已经败露，“扑通”一声跪在韦拔群跟前，一边不住地掌嘴一边拖着哭腔说：“拔哥恕罪，拔哥恕罪！这全是龙老爷的鬼主意，本管家也只是个奴才，只管传





话而已。还请拔哥高抬贵手，本管家以后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韦拔群说：“大管家你听着，你的主子龙显云过去盘剥百姓，作恶多端，如今又挖空心思诋毁农讲所的声誉，今天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说着，拿出一张账单来，递给龙显云的管家，接着说：“这是龙显云剥削百姓的第一笔账，你打开粮仓，如数还给百姓！”

大管家接过账单一看，慌得两腿筛糠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地说：“这么大的账、账目，我……我，是不是等、等……”

韦拔群明白他的意思，说：“大管家，你们向贫苦农民逼债的时候，宽限过一时半刻吗？今天这个账，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一句话，你开不开粮仓？”

大管家哪里敢不认，连声说：“我开、开……”他从裤腰上搜索了半天，解下一大串钥匙，打开了两个粮仓的大门。韦拔群指挥农军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大众。

逃往县城的龙显云得知消息，气得差点昏死过去。



### (三)巧布空岩计

山里的冬天，北风呼啸，寒气袭人。然而，农讲所的学员一点也不觉得冷，他们在拔哥的指导下练习各种军事技术，练了拼刺刀，又练擒拿术，一个个威风凛凛，浑身上下热乎乎的。

不久前，在北帝岩开办的东兰第一届农民讲习班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前结业后，学员们兵分三路，一路下农村宣传发动，组织农会，一部分留守北帝岩，一部分由拔哥带



领,组成武装工作队,强化军事训练以对付反动武装。队员们正练得起劲,一名分到农村搞宣传发动工作的农讲班学员急匆匆跑进弄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拔哥,不好了,东兰县知事黄守先带着百多军警,还有土豪武装,从武篆和江平一路包抄过来,扬言要围攻北帝岩,踏平讲习所。他们一路急行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拔哥听罢,望着远方,咬牙说了一句:“这帮反动派!”凝思片刻,他转过身来,笑着对前来报信的学员说:“农民自卫军基干队现在在山弄,青山重重任我去,他们是抓不到的。比较困难的是留守北帝岩讲习所的同志,一来他们还不知情,二来人员不多,装备也少,万一被围困就太危险了。你现在就抄近路去通知他们——”接着,拔哥在那位学员耳边悄悄说了几句,那位学员脸上的焦虑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露出了高兴的神色,说:“拔哥,这巧布空岩计真妙。我这就去通知他们,让敌人偷鸡不成蚀把米!”说着拔腿就跑,很快就在山路的那头消失了。拔哥对正在练武的队员招呼道:“同志们,我们不是还缺些枪支弹药吗?县老爷列队送来了,大家早点休息,吃饱饭就去接收!”队员们不禁欢呼起来。

北帝岩这边的学员起初听说大批警匪来围攻,不免有些紧张,但听完了那位学员传授的空岩计,心里便踏实了。大家立即动手,依计而行:把破盆烂碗乱扔一通,把桌子板凳弄了个东倒西歪,还把废纸当做文件撕烂遗弃,弄出一片仓促逃窜慌乱躲藏的样子,然后捡好书籍文件、武器装备,沿着岩壁从通天隧洞往上爬,出了洞口,上了后山,与拔哥的队伍会合去了。

黄守先带着匪兵一路袭来,全都没有碰到抵挡,好不得意,到了北帝岩口,不管三七二十一,噼里啪啦地就往岩里





扫了一排机枪，才一个跟一个猫腰弓背往岩里摸索。进得岩里，却找不到半个人影，也没见留有尸首。警匪队长回头报告黄知事，黄知事听后长叹一声，说：“荒山野洞，能跑到哪里去？韦拔群真神了。”又下令往岩里放了一轮空枪，垂头丧气地回县衙去了。



**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5年1月，东兰革命青年韦拔群、陈伯民等抵达广州，进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广州第三届农讲所学习。结业后，于

同年5月回到东兰，以东兰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8月成立东兰县农会，9月，他们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农运方针，参照广州农讲所的做法，在北帝岩（后更名为列宁岩）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班。由韦拔群任主任，陈伯民任教育长。学员共276人，分别来自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恩隆、思林（今属田东县）、果德、南丹、河池、都安等县选送的壮、汉、瑶各族农运骨干。农讲所开设的课程有《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各国革命史》、《苏俄概况》、《经济学常识》和外地农运经验等，大部分教材都是韦拔群从广州带回的资料翻印的。每天上午为军事操练，中午上课，下午复习，晚上自修。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班结业后，学员们返回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斗争。从此，轰轰烈烈的农运在右江地区开展起来，为后来发动百色起义和创立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26年10月、1927年6月，韦拔群等先后在东兰县武篆镇育才小学开办了第二、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班，又培养了3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



**韦拔群(1894—1932)**,原名韦秉乾,又名韦萃,字拔群。广西东兰人,壮族。1906—1911年,在家乡读私塾和高小。1912年入宜山县庆远府中学和桂林法政专门学校学习。

为寻求革命道路,韦拔群于1914年赴长江中下游各省考察。1916年,韦拔群回东兰、凤山两县招募了100多名志愿兵赴贵阳,投奔熊克诚护国军,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战争。

1920年11月,韦拔群在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1921年9月回到东兰,组建“改造东兰同志会”,1922年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东兰公民会”,广泛吸收群众参加革命,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当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展开激烈的斗争。他体察民情,深入群众,身先士卒,赢得各族农民的拥护和爱戴。1923年10月,韦拔群率1000余名农民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获得成功。随后,遭受反动政府通缉镇压。1924年秋,韦拔群来到广州,1925年1月,进入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汲取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自己在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5年5月,韦拔群从广州经南宁回到东兰,8月领导成立东兰县农民协会,9月创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班,变卖家产来筹措经费,亲自担任教员讲授革命理论,宣传革命道理,带领学员深入农村搞社会调查;帮助农民成立自卫军,为东兰、凤山、百色等11个县培养了27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1926年1月起,国民党广西右派当局派遣的军队,纠集东兰土豪团局武装血洗东兰,捕杀群众700余人,烧毁了韦拔群的家,抓走了他的妻儿,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东兰农民运动惨案”。



韦拔群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东兰各界团体愤怒声讨反动派的罪行,并于同年9月指挥农军攻克东兰县城,重组县农民协会。自此,东兰的农民运动波及左右江广大少数民族地区。10月,韦拔群开办了东兰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班。同年冬,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又开办了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班。同年8月率领以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及都安农军主力组成的右江农军第一路军,举行暴动,围攻凤山县城的国民党军黄明远营。后坚持农村游击斗争。

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先后担任中共广西前委委员、红七军前委委员、右江特委委员、红七军三纵队长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留守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同月还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不幸被叛徒杀害于东兰。韦拔群全家16人为革命牺牲。

